



“新时代的城镇化与高质量发展” 学术研讨会

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

2018 年 10 月 12 日

“新时代的城镇化与高质量发展” 学术研讨会

黄平

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

黄平：

谢谢李老师。这个课题我也是参加者，今天这个发言也是课题组成果代表之一，我尽量简短，一会儿听听其他专家的意见。

“大城市病”的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·帕克等提出来的概念。我刚刚从美国回来，美国芝加哥因为存在犯罪、吸毒、交通等诸多问题，是一个典型的有“大城市病”的城市。在此之前我们熟悉的是曼彻斯特、伯明翰、利物浦这样的大城市。20 世纪 30 年代，我的老师费孝通先生他们去学习，正好芝加哥是城市化学派，或者就是芝加哥学派，不是经济学是社会学的。最著名的街角社会，就是芝加哥的那些街角有吸毒的、犯罪的、青少年越轨的等等。

费孝通老师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他的家乡江苏，那会儿叫乡村工业，他的博士论文被认为是人类学的里程碑式的成果。他有三个突破。第一，传统的人类学是外人研究他人，本人研究本人是不客观的。人类学要研究别的社会才客观。第二，是先进发达工业社会研究所谓原始落后或者是非工业，至少是农业，他研究的是江南的制造业，已经相当发达了，虽然是村一级的，但后来成为乡镇企业的基础。第三，他的研究突破了原来人类学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人类学的研究不涉及大的社会，是一个小社区，他是以小看大。

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就倡导三个中国文明的伟大创造。第一，分田责任制；第二，乡镇企业；第三，农民工进城。后来小平把前面的叫伟大创造，第三个还没有充分肯定。他搞小城镇实际上是想推动农民工进城，当时进大城市难，但是他的小城镇概念，跟后来的政策很不一样。

我这两天刚刚写完英国一本大学教科书的一章，10 位世界著名的发展学家，以前历史上没有中国的，第二版加了一个就是毛主席，现在要出第三版，而且其中小城镇是最主要的。他讲的小城镇正好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下面有苏州、杭州，当然还有无锡，这样的中型城市，然后他说的小，实际上是星罗棋布形成一个统一的格局，而不是说只有小城镇、没有大城市，他的理念给人就是大中小星罗棋布形成这样一个江南，然后江南这种模式是可能成为发展的一个范式。

回到我们这次调研，当时我主动向李老师请缨，说我对欧洲略有了解，也学过古典。实际上欧洲城镇化是 3.0 版，现在还不是很了解这个情况，去做一个个案，现在应该继续做，而且我还想着把英国、丹麦、挪威一系列包括进来。

在此基础上，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跟着费老做过三个伟大创造，小城镇和农民工进城，费老确实是推动了它们的发展。不止江南，甚至我觉得甘肃也应该施行农民工进城，实现城乡一体化。我记得 80 年代末开过一次百镇研讨会，主题是激发活力古镇，纳入到苏州、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成为大城市有机的一环，而不是隔绝分离对立。

另一个概念就是刚才小鲁所长讲的“以人为本”，其实是 1995 年联合国举行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（哥本哈根）上的宣言。这个宣言后来被翻译为哥本哈根宣言，当时还说不能叫以人为本，后来慢慢发展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，但是这个人包不包括农民工，确实包括，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。回到刚才说古典的恩格斯概念，伯明翰、曼彻斯特、利物浦的那些城市的外来人也是农民工，生活在很恶劣、很差、很悲惨甚至很绝望的环境下，就是所谓的工人阶级。现在至少在社会学的概念中，不管你有没有户口，比如印度的大城市病加尔各答是一个典型，加尔各答有 1/2 以上的贱民，还不如农民工，但是他也叫

城市人，至少社会学的概念，你在这儿居住、在这儿工作、在这儿就业，那就是城市。至于你的地位，有贱民，墨西哥有难民，我们这儿大量的是农民工。

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城镇化，像费老研究发现，江南很多名字带村的地方，早就没有农业了，是以工业、副业加工等等为主的非农业。

回到这次调研，我说城镇化3.0的概念是什么，恩格斯他们讲的，利物浦、伯明翰，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，这是第一版的城镇化或者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化。2.0或者叫第二版，就是1945年战后西方搞卫星城，大城市中心搞功能区，这是银行区、那是商业区、那是工业区。3.0就是冷战结束进入新世纪，我们去调研的时候，好多点都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物理空间已经非常有限，不止是说被私有化了，而是政府无法去占地了，这是一方面，美国当然最典型，里根以后一条高速路都没修，就是因为土地没法征用。但是欧洲更重要是本身就小，已经不可能再通过拓展来发展。2.0那个缺憾也出来了，就是银行区到了周末就成了叫花子的聚集地，不但在那住还搞的又臭又脏，星期一就臭气熏天，甚至有吸毒的、犯罪的。商业区也是如此，因为周末不开商店。新区或者卫星城，上班很远，很多开车到四环，停在地铁那儿坐地铁进来，成本也很高。

伦敦大的火车站有8个，这个成本，包括机会成本、心理压力太大了。因此2.0这样一种功能分区，市中心分功能，搞卫星城居住在郊外，当时叫逆城市化。发现至少经济上和管理服务上不是以人为本或者还没有达到，虽然已经超过第一版。我们也看了好多点，就是有限的物理空间，把社会空间打开，怎么打开？就是累加，物理空间就这么多，原来这儿就是一个交通枢纽，现在又变成青年人上网、老年人溜弯、小孩子玩耍、工薪人员吃午饭的地方，就是把社会功能累加，文化空间打开，这个是3.0的一个要素。

第二就是我写的“绿色”，以人为本体现在不止是抽象的绿色，现在连绿色经济最后都要落到绿色预算上，预算就把原来企业的外部效应算成城市的成本算进去。要以人为本，宜居的话就变成把空间一旦打开和累加以后变成很舒适，又舒服、又宜人，也有鲜花，城市花园也搞起来了，这是3.0。

当然我们国家确实在现在还有一些在农耕，牧业社会也是有，西部还有狩猎，

还属于前工业化、工业化初期、工业化高潮。这三种情况都有的情况下，你不可能说重新去走利物浦、曼彻斯特、芝加哥的路，然后重走 1945 年到 1965 年的城镇化 2.0。现在城乡一体化也好，以人为本、绿色可持续、宜居也好，这个宜居就是刚才小鲁指出的最要害的，其实也是这次习近平回应贸易自由化的问题，在达沃斯讲的最清楚，全球化有没有问题，当然有问题，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悬殊，分布不公。城市布局，城市设计，包括资金使用、服务便利化，其实也是这个问题。而 3.0 阶段或者说我们随着 1.0、2.0 乃至 0.0 的阶段，其实就是要在设计之初，要把各方面利益、各方面的声音、各个学科都要考虑进来。当然因为它是个发展课题，经济学还是主要的。

OECD 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，但是还谈不上高质量，目前的状况来看，进来的人数，按照社会学标准，远远高于我们任何一个统计。你只要在这儿生活、在这儿就业，乃至那些名字叫村的，只要不是以农业为主，都应该是，但是你离高质量还差的很远。我参与写的个案，按李老师讲的，我们真可以接着做，我原来就想写一系列的。3.0 版北欧其实做得更好，北欧根本不走所谓的弯路，上来就把能源利用、健康考量、老中青三代人的扎堆、北欧的孤独症、超高的自杀率这些因素考虑进去，他是 2.0 版。

我去印度的克拉拉做过三个月调研，就把我们的城乡一体化也带过去了，克拉拉在印度有点像中国的贵州，经济落后、地域范围小、位置偏远，但是城乡的结构不是二元和对立的。

我们江南确实是好的，我也试图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过，为什么上有天堂、下有苏杭？因为按照传统经济学投入产出，效益成本，江南应该早就破产了，那个时候也认为是破产了，实际上没有破产，不但没有破产，还有琴棋书画、雕刻刺绣，出文人，出科学家。原因不是利润最大化，而是风险最小化。我以家庭为单位计算投入产出效益成本，一个人种粮食产 500 斤，两个人 700 斤，三个人 1000 斤，效益是递减的。但是以家为单位，这个家庭至少需要 1000 斤，那么这个家庭吃饭问题就解决了，家庭成员各司其职，生活质量就起来了。这样不但有效益，还是递增的。

回到这个话题，我觉得所谓新时代城镇化，一个是一体化，一个是以人为本，一个是参考他山之石。建筑设计在西方学科是属于文科的，继律师、医生之后，建筑师也包含在社会科学里。建筑师在这个过程中，涉及两个视角。一是孩子的视角，你必须考虑1米以下的孩子看路、桥、房子的视角。二是女人的视角，就是性别的视角。看这些地方舒不舒适，宜不宜居，以不以人为本，除了孩子的眼光还有女人的眼光，以前设计更多是男性化的视角，坚、硬、冷，女性眼光一进来之后，这个拐角这么搞一下、那个地方那么整一下，马上舒适感就强了，真不一样。

以上是我的发言，谢谢大家。